

江戸
飯系
昌記
全



天保四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二編

江戸繁昌日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今之太平、閑闕以來未之有也。江戸繁昌、閑府以還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天盡、才為地出、傑為乃民之聰明稱、儒人為國之師表、民之矜式者、斗筭繫焉。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校異正、偽事記之、言纂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咸乎居士、誕生幸遭文運盛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為文、但恨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為文、未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面亦稱儒、猶售此偷生者、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窓之暇、記繁昌

記數本一噓頌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一友人
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咸言是豈儒
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浪人固非儒者也非
師表者非矜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子為牛亦
可矣為馬亦可矣可也為大易其數々且經史百家
世有聰明非子之分也弟其續之後之覽者因開府
來之繁昌見開闢來之太平讀閱闢來文知開闢來
人不亦可乎居士哂曰諾記此為二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々喇々啞々啞々

喇々啞々喇啞喇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
疾開伴頭伴頭失踪乎伴頭已死乎深伴尿伴衆雜
嘈戶未發一人揖一人曰大家爺早起今日好天氣
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歸偶失君等
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
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
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久蓋伊勢鋪
久兵衛者
亦欠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不好
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都俗呼有為者
謂大人現今家財並一生
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為非謂吝嗇真

明大人君亦將壯早々為地一人顧左右則驚曰關
矣二人相與駭而衝入魚鱗雜襲浴客接武睡氣未
除欠且撫睚者頂安手中挾抱浴衣者裂口吻使揚
枝者寢衣而不束帶者鼻薰燭烟者蓋有事徹夜也
懷中僅餘湯錢頭額若重者猶帶宿醒也喉中未下一粒水翁肩上下臂者
爪瘡癢也摸索懷抱者捫蝨兒也攜兒往扶命至混
浴雜澡頭捨陰囊尻上眉額脊與背軋脚與脚交冷
物相報浴室內通語請恕互稱田舍人應語彼唱南無阿彌此
念妙法蓮華南無阿南無妙伴頭甚恐人成佛於此
室內有聲高唱曰候君候君在蚊帳外丁鐘報曉妾

心豈悔清聲更高曰竹兮碎雪雀兮苦飢曉寒侵骨
如奈遣歸曉湯易沸訴熱兒啼便鳴板壁呼水送淨
好熱者憤焉出曰叱敗矣好湯頰成曝漉
混雜崇朝飄風漸止暫時客罕伴頭始就朝食既而
女湯亦發履音珞々金振玉碎橫坊聲妓左褰紫裳
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姊妹連爨婢並就伴公買
糠袋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波一波而出皆在外板
上澡焉雞卵脫及皓顏拭紅也白蓮濯連玉臂剔粉
也可惜瑤璃露江戸水並盥一洗滴餘香想渭水漲臙
真是一面溫泉宮闈往時男女同浴混雜無別及

賢孰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今人浴別湯者。浴公之
餘澤也。且短製續鳧，稱越中者古來有之。然世誤為
出於公之意，要亦歸於德耳。儉哉德也。然而無知
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絹帛，結紫紵紅，雖陰囊一
身之命脉陽莖，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恐
囊裂莖折，姊仰妹，警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清耳。
少顛頭曰：彼手成僻，警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
頰着耳朶，曰：亦例聞源太，誠厭何無一人唱河東
一中，名番隔壁有聲詞，曰：可愧奈初見翠被伴君，亘遲
々從他明朝弄一味野情，促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宛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
返魂香，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
大賡歌曰：松因不落綠為荷，櫻與梅誅曉始知衛士
火庭燎，今夜與君來，甲怒乙曰：用湯姑徐々我頭非
誕生仙，沈然一怒聲，頭過密啾音，寂矣適聞湯中自
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石地，各自
摩垢一人，擁大桶，令爨奴巾背一人，挾兩兒，慰撫刺
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兄則已剃在側板面布巾，舒
卷自娛，就水舟嗽，因脫窺板隙，蓋更代藩士，溫泉宮在目前，不得窺
踞隅前盤，洗濯續鳧，可知曠夫男而女樣，用糠精滌

面恐剃及鏡面何愛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玄龜縮頭醉客噓氣熱柿送香魚齒帶臙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拖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撲
振衣不欲受汶汶也赤裸在側惡能洗乎淨石摩踵
兩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毳先本頭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絕叫曰快矣相視大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嗒焉坐睡南郭隱几模樣可想
實頭盧屢被來客撫樓上又有一南郭賣茶菓茶柴
不出山本山茶名上或煎麥湯饅頭羊羹珍品糠種陳

紅累綠雖非精製比扭金阿市並兼子名之前日亦有餘甘
万能無二並青藥名相撲膏藥連楊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决不許晝寢於乎誅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圍碁子聲丁々喧嘩爭道傍觀贏ハチモク八着當局喫
一迷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者把畢丸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卧手翻春畫本看到妙處或不能起青蛇吐舌裸
々團索泛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繆算數一裸叟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看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者五行之一亂
用之而可乎人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叩一知万人物如此推知其不惜金其不戒火將說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叟曰僕
 未審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叟曰俳歌是
 也狂歌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日本人寐語耳都俗謂難解者曰唐人寐語世有不可
 解者為之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死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樣未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孰為能書指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姓名

拙筆從來宗此語

為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千筵間

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叟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叟自進膝不省火頭覆烟墜

膝頭叟惶遽眾失笑

際晚混雜復沸吊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偷兒中央

又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蚤之眼碎

雪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異音同節

殊時揚閩聲挾以邪許聲水濺桶飛山壑將頽方此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臟衣帶狼藉莫脚容投蓋知

蟲與蟲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惡婆喋々談大

娘與小婦聒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弁伍間長短訕
 吾新婦訴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其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析報甲夜爨奴早
 向槽底脫納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去一日兩浴三錢費糠好熱者喜温
 者療寒者貪淨者千磨百剔除污放先而孰能洗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滌之六根
 清淨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狹蓋無常格亦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戶各一當兩戶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監此而收錢誠事者謂
 之伴頭並戶闕牖々下作數衣閣牖側構數衣架單
 席數筵畏筵施關自關至室中霤之間畫作板地為
 澡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竈
 爨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近穴有井轆軋上水室前面
 塗以丹艸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容從空所俯入此謂
 柘櫛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
 別蓄淨湯謂之陸湯爨奴秉杓謂此所曰呼出以奴
 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爨助今皆僭呼伴頭
 者流世号秉杓者曰上番執爨者曰爨番間日更代又蓄
 先生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任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
焉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
其脊乃觀其至伴公拆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
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固也男
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兩烈風收肆無
期老人家無子弟沐浴謝焉病人惡疾並不許入且
禁赤裸入戶附手中單頰者日月行事白

聞近來妓館亦貯清湯築以香木瓮以珠玉佳麗香
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用潔洗其不潔俚
謳云報言挿紙墜聞妓常挿紙北中拾去戴來還挿來此手不潔

洗直撮佳散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
之樂抱臭骸耳此手豈不臭上加臭乎然人之惑溺
亡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治郎戒哉多有千段何畏
異於彼二三子與接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
得大葬弗得令小子啓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滿之而香
棟玉甃與彼競美々味香温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
素封恣飲食之虞然或聞士而嗜珍味也大夫而好
佳温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温顧可羞哉猶且舉辱誇
人曰某亭嘗異某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笑哀夫如居

士則宜管矣而弗得爲宜試矣而弗得爲奈無錢何
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慚
哀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爲彼可哀之人所哀吾
可哀也香棟玉甃繁昌都內所爲勢固可然更有一
浴湯又湧大都會開熱景溫泉是爾千壺万甕破千
里溥寫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
里之藥泉亦需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嘗言
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拘千金
亦復爲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沒世得乎鹽密醫寒
燕室取溫思是終身得者

手巾最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一百餘錢蓋常值也
長二尺有五寸治遊子弟或用三尺妓館烹家並供
其家中頃者予見人袖好漆手帕訊之曰值若干銀
且其人言精緻良染雖居士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
褶此奉之手中有物無物輕軟之妙口不可言獨知
之於心耳居士笑曰手巾用此拒彼其手何如手則
可畏巾則可惜

居士前年往谷中三浦坂下家在藪澤間地鄰根津
剗街嘗有句絲竹聲和猿鶴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
然衙門外每且見一孝男扶負老父往混堂感激藏

懷後李溪知章等至談及之得詳孝子通稱分吉其
父老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潔摩
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怠予不覺感泣乃贊曰
泥裏君子糞中水仙二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予貽
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為之
序緣二客轉遺春山詩云日邊桃碧雲間杏都向春
風鬪衆芳窮谷誰思秋冷處玉蘭花發幽香文齋
云竭力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是窮
經客可比孔門負米人當時居士心期庶幾異時
官賜褒之日或為之證而予無錢移家卒不與孝子

接一言而去折指三年于今々不復知孝子孝益進
乎老父尚無恙乎官旌孝乎神福之乎否今日轉
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贅記焉

散樂 俗謂之能

浮世旅况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程期箇這蜀中人民
盧生者

盧生曰我在人間未嘗奉佛安閑送日實多聞楚
有高僧現住某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步

來 口中言急脚則極緩

回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後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

泊今日暮，早已到着邯鄲。

盧生見統
作喜狀

曰：所聞邯鄲枕，此是歟。

一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把枕
作喜狀

使者出，曰：請起受勅。曰：不知何故。

楚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蹕，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輿。

玉輿煥發，原不乘。慣喜意真，如向天津渡。雲棧何省。

片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

映射交光，丹墀玉堆。繡戶風香，人嚴々。物煌々，雖遊

彼寂光土，安如此樂。且康至此居士因生睡耳，唯聞洋洋音
久之氣蘇，則亦適見盧生作夢覺狀。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歡樂已矣。三千宮女

絃歌之聲，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

邯鄲，客舍中。王位榮華，千歲之壽，皆是黃梁一炊。空

南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夢蒙盧生
拜枕

傳曰：神其尊為俳優。記日本
載皇極帝四年，中臣

鎌連教，俳優其解。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

曰：散吏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俗說田申省字
申即猿盛行於

北條氏時，至足利氏鹿園慈昭二公，皆好猿樂。伶

工親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盛。田樂遂衰，寬正中

觀世氏舞猿樂于紇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推輿爾來
續行不絕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三綱五常外觚而
觚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餘事繁華一具天
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戲百曲
限以旬日鼙鼓龍笛以鳴太平予來觀值弟十一日
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蛛三曰雲雀山四曰鉄輪五
曰融觚不觚士不士高不高儒不儒世皆然矣而十
古一日覽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
復甚上今人眼觀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上今
人眼

天保二年秋猿若劫三郎繼世踐坐照列作古演戲
陳古什具予不往戲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
觀古之觀欲試一觀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觀
焉戲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
而呈伎則鼓声笛音皆澁且低更雜以三弦似而非
者終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
數色錦綺爛燦護匣先揮居士遠在聾樂棚不能細
審其為何物纔認官所賜金麾而已今團十郎白
年纔可十歲許一拜一白詳演說故事然稠人中無
少屈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嘆

而歸寬永元年中村氏戲場開基續行者二百餘年
其家相繼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二氣蒸々生々之理、萬古不竭、千景萬品、方死方生、
入機出機、為人為馬、一閭伍中、左次平命、巡四國為
猿狙、老聃指此謂之、宸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焉、釈伽
由是而出焉、柳原夜唱、出自是吉原、名妓出自是大
福餅師、出焉、隈薯蕷、出焉、一莖百金、百年青
四錢一束、小松菘並由此出而為、千々万々色、則不
知今生封侯、前生何所、馬骨安知今日、靜軒居士後

来不何、那而為、太平豐富、皇帝然馬骨之與、封侯有
辨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惡書生、彊為善而
已、出于爾者、反于爾、勿道、魂魄歸天地、而已、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馬東隣喪親、西舍舉子、呱呱哭々
南北互和、小塚原、火入場、常不絕、烟回向院、投葬壙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昌、戶
數歲增、則可知、生息倍死、穩婆、繁昌可從、知也、士大
夫葬儀、國有例、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簾、旌凶、伍家、匍匐、弔客、便往、踰日而葬
殯、祖無、就、遠之、漸棺、擲、從、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總麻

大功之親，儀服帶孝，剪紙束髻，豈括髮遺法乎？編笠在首，豈免經遺樣乎？燈籠揭畫，蓋照幽路之意也。知生者知死者，畢會于葬，其且幹以先走寺，張懸紙于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乞兒羣迎，僧往既而強飯數桶，連土瓶茶碗車載輸來，幹人此為期上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柩至，或往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柩往昇之上，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挾楹而坐，楹內兩邊備僧羅列，鳴鐘誦經，和尚警咳，徐々出來，從容向柩舉拂，而謂曰：夫惟本是何所，馬骨今逝，復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猿狙耶？將浮江河為蛇鱸耶？鱸乎我能數，若和尚元不嫌，鱸拂一拂曰：去來何所，在煨薯一竈，烟曷賓主以次，拈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簪穎而拜，獻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墻間肉以養一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已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閱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駁走執事，便目所注，手所觸，強飯茶碗連土瓶，抱之遂逃於混雜中。然道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義之祿，墻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墻肉之生不

十四
如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殮則無禮而可猿則無義而可乃至於不知仁義
而謂儒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術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殮而悅和
尚之口乎山鯨煨薯悅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願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乎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去投於投壙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淨土者蓋少矣
居士夫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德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墻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歲者秀佳路考二優同時駢死泣天哭地兒女為
毀僉言如可贖百其身及葬四方來觀棺槨之美衣
衾之麗予者大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齊藤氏陶皋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貧弟子貧朋友
之手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氣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天白日毫無虛設甚有古
豪傑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有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卒惜矣哉橋園先生祭文略曰君之在世

知雄守雌毀譽不苟言孫行危恂々翼々辟鮑居芝
 誨人不倦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權勢弗覩獨所樂者
 吟哦壺卮醺必佳句韻脫疑々盡情極致可以解頤
 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
 亡羊問誰予每遇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
 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泗上之
 葬蓋六依有力之子貢不然也何諸子揖去且梁山
 將崩曰賜爾來何遲此亦一證居士拍手曰心喪亦
 子貢之斷其主喪也必矣且肥馬之子為志此亦有
 力因思使子路在必愠然非典敝緼袍力之可能也

則想應與原憲皆逡巡有愧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
 矣夫聖人猶依有力之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
 欲不入官儒門而十祿難矣哉

夫子曰與其易寧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遂使天下後世盡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
 至衾美耀人不亦乖乎得為而為可也何也人之資
 不得之為不愚則狂聞近者都人為其所愛優巖巖
 相競數百一連結社醵錢捐此助其聲勢俗謂社曰
 連何連誰連各建其號乃至貪不能一時辨金者壁
 問懸筒每日課賦若干錢抑何功德與神梁佛塔課

造管錢甚相類為因聞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舖絹
帛揚言今日為優某買多錢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
愚輩將歸天已黑矣驟見數夥羣來不通名字拋提
燈數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
奇哉事也嗚呼此土而有此愚此愚而為此奇此愚
之多此事之奇此都繁昌可以知焉

神明

神明亦南郡一繁昌社也一坐戲場數棚觀物揚弓
肆冶郎院連演史落語所縱橫圍社一夥士人一夥
僧侶林箭雨簇拙手爭巧簇彼有的以祈爾爾蓋以

酒賤也其容右手不如娣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挽起
紅袖觀音一臂娣娥代夫拈弓摘箭看括于鼻以簇
香頰又添着一捻靨痕來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
流星落地絲々林々鏑去羽沓百簇百中舍矢如破
早已安排一乘酒散來勝飲不勝射法古例娣舉解
付客且謂曰謝縱觀唐人都俗呼異邦人總稱唐人全主等蔭幸々今
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揖讓謂士曰不笑射
曰如天竺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
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千數百里而有島焉東西
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員繞以我鯖艇眼雖大猶小

以其形似虬龍浮流故謂之琉球或曰瑤求又曰流
求記錄所載尚有數字後更琉球開闢之主稱天孫
或言我天孫其尊之子也娣容嘴曰如然唐人亦吾
親族胡不剪髮剃髻顧謂僧曰主頂如分他頭髮半
彼此總當且使主披半掛想風度何如哉僧哂曰休
嘲士引滿一酌復說曰我保元之亂源為朝入海至
彼大威服其國民娶按司某妹生舜天者娣曰主長
大有方可謂今為朝獨奈射拙士曰叱密焉舜天長
為按司適其國亂而舜天雄偉有略平定四方遂立
為王後又大亂國不為三鼎足有年復合為一娣打

且揉喜曰今日之占不三則一僧笑曰此則異彼百
歲百中雖娘可得為乎

小厮抽矢威筒持筒審固覷得親切一氣吹送識的
有響鯨鐘墜鬼怪雲走雷金時面前魅童送茶賴光
頭上蜘蛛撒絲戲具百色應響轉機奇々怪々現異
呈變甚有古色蓋前人所悅此所以外今不復多觀
焉昔者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周末之
亂貫革復尚孔子嘆之曰射不主皮於戲方今太平
之久士人肄貫革餘暇得遊這戲射場內豈不昌平
之沃乎

一席高宴酒酣人顛三線鼓笛並手在列婆娑長袖
煽拂紅燭翩躚輕裾捲起香塵左麾右盼東走西旋
高笛急響絲扇飄空羽絃徐按細腰倒地十六天魔
歌舞菩薩廻翔極態舞蹈獻越會戲蝶驚一人拊掌
一人鼓盆二人戰指在傍絕叫

夜已闌矣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燼微音愴哀
歌曰燭火愈熾點愈昏始覺烟波湧月痕自哀鷓舟
女已暗胸中暗夜迷乾坤離別誰知多少恨一夜江
頭欲斷魂歌畢一酌仰盃澆送愁腸攬淚謂郎曰一
旦盟寒不得嗣為兄弟如之何哉僕將遠歸鯉書雁

信莫惜數字假令舊府有倒碓子之女弓矢八疇那俗善言
不易弟色明年瓜時僕復果來裝布帛平齋楮墨乎
烟草也茶也國產色々從弟所欲聲濁舌煩郎甚不
欲聽肚裏冷笑謂朝不待夕那用來年且除黃金外
又何欲之乃口應之而耳則屬鄰隔壁有人歎歎泣
訴曰弟原生上國幼父母見脊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賴飲博為生無幾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歲他人
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嬉之歌舞朝晚遇督
責不欲之紅袖每夕侍床蓐觀閱既多受侮不少十
三轉賣遠至此都世態未解人情未嘗媯養不慣待

客失愛喜茲 住家赫怒喜茲 刀針見血 倒懸深上 被楚尻頭喜茲
苦痛如何哉 真地獄 呵責客多 閻王罕見 地獄在茲
夕數客莫見 匪牛頭莫逢 匪馬頭馬頭苦痛孰與 肺肝灑淚梁上苦楚
眉額上笑 意思如何哉 幾度環帶 欲死未能 靜言思
之悟 六前因 所育青春 易老桃李 將謝問花 之客足
跡漸少 何緣何幸 今者偶受 君數夕 恩弟百年 又誰
之依 大慈心非 君濟度焉 得出離 此穢土 願早々果
約籠鳥 一旦翔空 山中三間 栖雲眠石 弟能甘心 將
欲着在 君傍拈香 取汲一修 双親追福 一營身後 樂
地木魚樂聽 疏筍何厭 同利偕老 庶幾了箇 浮世密

語斷續 一言低 一言時 淒風颯至 珠簾捲 雨增上寺
鐘 一声撞 浴枕邊 來

有一郎 少帶英雄氣 上側摸尻 覺肉甚減覺無 窃嘆曰
昔在玄德 見髀肉 生不覺流淚 吾則與此 異焉亦丈
夫也 然學女樣 豈期操戈 手却照鏡 鸞紅袖 包羞粉
黛 銜媚子 南夫也 我甚愧世間 有氣女娘 以剛居柔
夫子 凶也 喪其資斧 繫困株木覺無 古人不言 卒寧為
雞口 無為牛後世歲以上 宜為牛後 可嘆也 哉彼梅兒 者亦上國 貴
公子 遇家傾覆 身落賊手 拉來江戶 將貸之 然不肯
卒遇杖殺 世迄今悲之 然徒悲其死 耳兒如不死 將

亦為我今日汗辱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人蘓張爾享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沉學問換餌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侯聘
儒乎儒聘諸侯也前夕偶閱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落便衆星拱之旋繞注光西柄之揭錐未上不知五
百石之牌墜何人之手想其眼張胸襟何如哉古人
泣驛肥今人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焉其奈何然也女不爽士戴其行我死方彼
志未可必為賤劣也履聲在外郎急自內咳

莧頭舖

史進青龍九紋翻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絲画爛裝各作記識以為招牌戶內一邊具沐盤水
纔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來客舖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剃舖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匣二人夾匣而
立焉其人多蓬髮剃髻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醫者不養生一同軌轍初下莧
必自左鬢先畧櫛乳髮而始行剃刀有從頂者有從
腮者客聽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密篋極力剔垢
索以紋上餘泥更凡髮根數搔取癢客叫快遂向頂

上澁水少許，捏巾拒之。客又叫快，乃令客更自澡髮，問爽涼，清剃生光。初搨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虛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密篋復篋，又用疏篋總會衆髮，括以假綸，又膏又櫛，終用掠頭，緊括作髻，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子麻結，曰九麻結，曰知餘，侷麻結曰本田，曰他，曰蕨，年曰比加，越曰苦追，志二十八錢，從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錢而已。無如混堂收五節錢外，菖蒲、忍冬、桃湯等別為貪錢工風者，獨年頭剃客皆投賀錢，謂之初剃，自雖貧者投一二緡。

居士頭在
一二緡列至豪客擲數銀，劇舖銀錢積等，親方之身從好件々，麻結並係庶人頭髮，至士大夫咸多髮，大東世目之曰糞，松葉乃有黔首而多髮者，人戲呼為春画世子。大東則家有其人，非此舖所與也。聞該舖今在額內者九百六十四戶，中分社四十八，額外者無慮餘二千，則通內外其數凡三千戶，舖以業繁，殿最為差，其值率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每舖別遣一二人追戶售業，謂之循篋，乃與儒者往教，異經而同音，同音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密篋，別垢生尤能新，人頭髮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教。

人誠明率性滌其舊汚者也詰且閑戶例至戊夜千
 鬢万髮頭々爭次親方腰折剃出腕脱已牌前後履
 跡殊繁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背人讀錦字
 者鑷髻照艷鏡者磨齒者食烟者圍碁者讀書者俗三
 等間記七頭八髮以次俟而劇談絲出猥雜亦極冶郎談
 情細寫娼院之夕者更舞口大誇戲場之古側近老
 婆之美醜品題無遺為遠方賣藥之功能不啻而可
 辨猛論相撲勝負優評演戲巧拙某所變生乳兒某
 家情死男女飛語相報異事上變速於置郵之命談
 入理則及儒及佛及神道與心學不二講神道別派可謂
似而非者

一場談叢矣

頑然一叟華髮屑髻赤頭故先所謂闇夜無燭可行
 者五十年前之通人自身番內之學士博識自許口
 給禦人一客叩叟曰叟常時所說如祭時趨街糊象
 乎大復晚中洲納涼繁昌秀鶴天公並優人妙伎絕藝想
 然矣但至極繁華之今日儒隨威仗隨威者蓋前日
 所無叟以為如何叟未覽儒人編蹄乎儼然大先生
 無慮數百門塾之大生徒之繁藏書之富肩服之美
 善盡矣美盡矣叟未讀先生某等所著中庸何本大
 學何本乎文集未觀乎詩篇未看乎考證別垢一把穿

鑿磨光升庵西河讓步却退歐北竹垞御指怵
文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汴秦跨漢直一吞八大家
舍杜咀李咬唾化為珠璣獨恨腸之錦繡不能鬻市
取利詞之金玉不得貸人占息言未既叟仰壁大笑
局々然者久之拋鐏撫腮把那赤頭掉一掉曰否々
何然今乃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所謂
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
盛夫儒也者何脩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妙
謂之明德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說話

要歸於欲教人為入而已便以斯文能濡其身者謂
之儒異哉今稱儒者口掉虛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矻々窮年徒極鑿說愚智為其大言壯語纒駁
愚人予以道為盛而子以人為盛人豈得謂盛乎哉
但其人多矣富矣可逃儒善讀字矣善講書矣口足蓋此而
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德新民章句異同之論
不足讀也大言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德與致吾
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亦明之正心誠
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自位使萬
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慎獨執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籍兒之躬何異乎士
 大夫之家設使此兒明其德致其和果知其體中大
 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為今儒人一有能使明之而
 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聚到此地不去理會大言之其
 所貨殖而辟為貨財殖焉之其所好色而辟為大言辟於名
 聞庶幾永以終善辟於穿鑿無微不信辟於飲食食而不知其味辟於詩文文理察足以有別
 只言有財此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俗字謂曰吐此別字
 予嘗謂明德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欲得也庶幾
 教彼輩纔省察自欺慎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足
 矣大言夫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天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慎天也矜色張臂
 大言鼓舌隱所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肺肝
 天神臨之在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焉乎其於論孟
 最極穿鑿忽聞駒履声琤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刺刀
 來請曰每々煩擾願一劓親方脫曰乳娘吾瞥見
 得矣昨日昏黑在橫坊角離立密語不知談何等事
 其人誰也婆微笑不應而去

叟攬清曰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徒誇該博曰某說
 若是曰某解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骨董店
 上排百貨品物菜蔬肆頭陳中八百果蔬闕如存疑聖

入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宜服女悅曰好貨宜服五金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病何害於事曰羊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賦斯民賜爵斯商假官
 與商謀之而商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妾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為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目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真實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閱卷

說中思無邪而德明矣可怨而怨時中也子夏所謂
 禮後予子貢所謂切磋琢磨是古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間一陰一陽之謂道可潛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雨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卑者泥象數見高者陷神
 理漉魚用筌象數可取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雖二
 而一陷則泥々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亂臣懼賊子
 懲春秋趣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午前聖遺文益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禮老在諸子或其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韓非則誤入害事執言

入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古今興廢勵
 精神于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今人讀之際皆
 不過細憶共事然向入談之示自已彊志此而專之
 非學問之道也况乎輓近穿鑿之書為永晝一冊驅
 睡之具耳獲此珍之先生或惡睡乎蓋不欲夢見周
 公也師已惡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一
 徑走後人鑿書繩頭錐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
 睡矣其僅知讀字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豪
 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重過分斯子多是
 村兒不里正之子則土豪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初識大成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
 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
 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不善之變自以
 為是擲七幹藥研使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舖痛
 夫揮扇子謳高砂浪士本色售儒敗俗不如售謳
 之善棄邦之本之農不作田而作詩賣牛買刀脫鞋
 贖袴頑然一書生未及先生似士不士為商非商醫風凜
 々農氣如生多是類寺院士輩比黃金國主輩其心以為天
 下莫貴儒焉偃蹇耽世倨傲陵人蔑視王侯非毀神
 佛甚至議議國家事退而省其私冶遊放肆轟飲

狂一斗倒壺非讀漢書鴻門之會劍舞驚隣其及窮
乏典聖經無忌憚就人借金假而不及曰四海兄弟
督債何急請俟得志他日大報官儒門出身得意
保不過數百石窮迫已極
遇邀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惡四方書生道義
之尊變為壺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哀也哉叟言
畢大息賈生傳來六息
絕世不絕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明命古人何如曰見道者亦罕
矣大言以予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先數人而已但
聞藤樹學依王氏見何早也學堯舜須後孔子學孔
子須依子思惜矣哉大言其他如侏翁徒學則富矣博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磊落放縱輕薄之
徒駢擊嗣出儒人墜地弟子病不
能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輒錯
呼為儒儒風之惡頽靡爰極天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毫無氣力天下無益
剛力識卑則外在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云者身無檢束事多脫畧飲酒罵人忘世愛
林要亦非真高也彼宜封要錢太守此當任完體將
軍假面弔喪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大言噫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士亦然教者弱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放光大言磬索大言日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平生諸惡奈恒沙之多持戒不茶點心一番或盡三日之食一粒米如須彌律家之腹亦大矣哉嗟夫三眾萬靈一切衆生將欲濟之度之以教到于那寐光土是初尊大慈悲心苦行捨身博施濟眾克弊子孫何物殺身成仁孔子今僧孰能此心為心飽食暖衣遊手居世弗復如彼既鏗二渡舟子苦辛操掉日濟十百人若有功德之在紫衣珠拂美則美矣念圓頂僧則僧也半畝閑田與俗訟百八煩惱與魔競夫不立文字者達广別傳諸宗僧侶今亦奉教外之教一尺之書或不能讀繞以臆誦先師口授經文塞為僧之

責小僧鳴木魚而改之可也論語之論字亦不識曰儒者我道之一教何讀其書未嘗省躬在於君臣之懿刑政之美儒道感世中而浴於德之可仰焉不養妻食肉者終其道之制非仙之妙所也守之為僧々亦易々也哉熊次氏有言曰皇國可稱神書者三種神器是而已三種者即知仁勇乃親之莫如中庸者善哉言乎神之為神豈異神乎親氏見之謂之仙神家見之謂之神儒者見之而謂聖謂神佛亦在天地間神亦在天地間而弗得出於一陰一陽闔闢呼吸外便是一切衆生具仙性而天下生靈備神理神豈遠乎仙豈

遠乎誠之不至德之不明卒終於遠也已儒人秋氏
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
爾々考證穿鑿窮力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
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乎今詩人相
似近日詩風萎蕩纖弱輕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
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早矣更未與詩味便与俳歌者
流亦不甚異焉世有俳人者以國字屬聯句瑣々小
伎以為獲玄珠自滿自賢所謂天狗井蛙未窺海若之家
其心以為治天下具之想宜哉其滿本係無才無識
不識讀字輩妄意援筆雌黃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箇不可解人惡能為可解辭
如以不可解為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俳句者
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哉痔得車事愈
下得愈多宗匠門戶比學士高數等予每為貧書生
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為芭蕉建祠疏之于官
官令曰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
其盛行于世也士亦為之大夫亦為之而或問有矣
而亦學焉豈不哀哉吐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
如得圈點○亦為得鬼首之思要被他愚弄耳然猶
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人多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解物客曰茶始何時叟能識
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落語標紙至
揖親方直向壁間黏着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樂扇
橋等彼亦明大人真落語家渠魁衆舌聒雜翁色甚
不悅數捻食烟且候舌定
風波稍定翁惶忙說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令
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為始爾後中
絕至建久中秋采西自宋歸齋茶來種之于筑州振
脊山嗣種于梅尾種于宇治應安中 鹿苑相國嗜
茶世於是乎咸尚之而 東山相公令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 豐臣氏千宗易更修飾之爾時賢將
英帥亦咸為之然文室屏人限客以數蓋亦託以為
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樂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
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徃々身死絕後爾來
世好之者皆溺焉善乎村瀨氏言膏粱之子籍以掩
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贖一甌互相銜誇其於品水
揀芽則蔑如也古人聞以茶今人以器真然矣今且
以今所觀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
茗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叟臨次快濡鬚

曰談熟矣請從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呼更為馬妙人罵之報昭々立至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曾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歲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靜軒信士彼何
如人書是甚書叟哂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
猶謂處士非仙家居士也彼則編蹄紙尾所謂此外
相撲多有之之人那足掛牙且彼所撰事極猥雜文
極輕薄是稗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鄉黨自好者不為
何況儒人何況君子非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說子
史之言以無用之文災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

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雜為醜弗知輕薄可耻方
彼荷禪儒者更卑一等我人閔彼某藩浪士不能筋力
之勞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售似儒之業似而儒非若
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况乎考證穿鑿要亦不
可解人嗚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仙
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
人可解也猛肴一小厮走来呼叟曰家翁刺未乎晝
膳將乾速歸叟顧曰歸去来兮晝膳將乾起向親方
曰一餐来勿退次親方隨目之曰叟甯為不可解談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來截界總武直走于海富士拔雪
于坤筑波押玉于良千里隔空雪玉遙々相照是此
間大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觀月納涼固也宜于雪則
平疇疎林宜于霜則渚葦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
之時風帆往來漁舟出沒宜于斜陽于曉靄綾瀨幽
邃有宜聽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晚
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墨可
得而狀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顧望則只覺來路
之遠篙師促日旦暮便上舟沒水靄莫弗人動悲意
會見水鳥浴流背啞並紅問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莫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
則罩上野架飛鳥山名如御殿山造置諸下流花時雜
遣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山名小白已孕新梅莊梅掃迹
春風暢和薰暖困人數里長堤櫻花彌望淡々濃々
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每千斤
雪落來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蹟師
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藥于東
海人間復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析爰以啟行行絃一
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挿一枝花豈為七百
年前預寫此間風光乎兒女欣喜戲嬉忘飢絲々乎

落花齊飛，蹀々如蝴蝶，共一樣。又見宮女，結伴翠袖，披霞宮鬢，簇雲靚粧，麗服競冶，闌妍各自竊比於我。
中老尾上某侯女官見院本鏡山觀花間，壯裏暗祈，撞着三外樣男兒。優人團十郎号三外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步踉蹌扶醉於
声妓之肩，楚声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歌，亂兮亂髮，亂如麻，古色儒人腰佩，瓢酒冠者之背，行厨任重，童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樣僧流身穿雨衣。晴天雨衣台家潘名袈
裝諸齋，婁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徒黏野合娘，從金夫之遊，田舍翁，孀為馬喰坊人，導一日遨遊，蓋迤百年，性命子母錢，商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

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黃塵，眯人眯花，鞭揚珊瑚，馬噴珠玉，馬煉袴跨，人燕尾披飄，空則何藩，殺風士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觀花於鞍馬間，使花没乎黃塵，衷甚哉！無情花，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惡詩，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鬻絃歌，隨遣隨來，如掃落葉園花，繞茶竈，歲增鹽櫻花湯，妙餅餘醒，新製櫻餅，壓倒灰團粉，古風味，古人亦言：團子貴於花，况肉乎？况酒乎？飢與無錢，花亦懶觀，是屠沽所以日益繁昌，滌鯉玉鱸，一日傾万孟。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
 觀花料錢百萬擲於此。
 為居士嘗謂使花有知，
 一客數錢必檄之稅。青年
 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
 不筭槁場渡錢二文花時增五，
 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遊骨
 顫促，篙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爭先，莫人弗動
 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昌
 地何如動悲意，米何覺來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絕云：玲瓏世界玉乾坤，
 千斤銀葩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樽。
 阿漕道人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
 畫行多

伴攪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
 花始奇。梅庵主人木下水神森在木母寺後，
 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
 藉草坐黃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遙連古寺門。
 烟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
 模糊春色難描就，欲喚扁舟泝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所錄數詩雖佳作，
 乎亦為足妙。寫其勝云：世間言之蓋亦惡，
 詩自花言之蓋亦殺。景雖蓋然，
 乎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如。
 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寫不足，
 粧景而粧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木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某年三月十五日
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淚雨俗
道人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
鶯尚似傷當日數轉聲寒淚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
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

頻江多別業曰何隱居曰何園莊鄰園多屠沽曰何
亭曰何樓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醪以名奇羹以名
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圍祠苗其角排歌人名題長命寺
門始開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占名楓葉之秋鯉也水
晶魚也皆此江之名物白髮叢祠牛頭天殿並此間

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來立
石記德和漢一同世以為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
々石塔殊多可供一噓石生而無疵斧斤琢之沙石
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天真勒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
顧不亦似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欲穿鑿自毀不復似
古之學者琢磨以德而養其天爵居士六欲二大石
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于東海淵
底無錢未就可嘆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樓此園
是六繁昌餘波漸此濱耳

街輿附猪牙船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者街頭肩輿是也其雄奔羣集中巧避妙讓肩以撲群真上虛邑縱矢追焱奔逸絕塵衆皆仰尻瞠焉不知都人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橋奔走如烟南坊北街經緯如織士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僧而不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買尻僧本橋夫貴駿足也後夫凶也以百步笑五十以軼前輿為雄走而禪解則身走手結雖慣猶妙或蹶滅趾躡血雄走不遑拾爪其家計程定值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值同尻異閱今以

駿鳴者曰赤岩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云城門店戶閑閑有限毫厘之差或致千里之謬乃兩肩四脚外更加一肩更增四脚數里一瞬刻期往返此則與彼大儒肩輿徐而叱咤者異焉客以快為妙且有轎夫擇繁雜康莊呼叫鬻之本無定值如遇野夫值低約駿走數百步脚力漸軟有中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官欲疾請益此值客曰唯蓋步脚便健矣未數十步復緩又請曰諾蓋步數步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弄之曰官富貴何論些錢走問走字言得君子周窮不繼富惠之容怒曰自此下步夫不敢許假怒激爭住輿不動美來

惟_{中心}容不知_所為_竟聽_焉脚_即健_極健_詩所謂_其虛_其
邪_既亟_只且_者輻_夫有_焉記_曰元_祿年_間官_始許_民
與_行然_其數_僅百_自非_老夫_病客_不許_妄載_爾後
漸_盛有_命停_之夫_輩暴_失產_途多_乞兒_官愍_遂
復_前律_事在_享保_九年_天保_之今_於斯_為盛_此六_繁
昌_之一_肩何_物與_之肩_隨猪_牙船_是也

無_足而_行非_與則_舟然_館舫_屋船_並水_遊之_具行_則
行_非飛_也頡_頰齊_飛猪_牙是_也飛_則飛_然水_陸之_異
彼_安此_危脚_亦較_讓一_步是_以居_第二_流猪_牙何_蓋
以_形名_之而_其步_則免_規走_波也_似右_兩國_絕深_川

踰_淺草_達墨_河泛_々其_景中_心漾_々肩_輿則_兩尻_四
脚_猪船_則單_櫓双_臂其_用半_彼其_飛與_之上_下如_二
三_之何_必肩_隨因_憶所_審閱_一船_兩櫓_往時_無禁_乃
都_人舟_行非_取急_而故_二三_之數_櫓借_下徒_開豪華_院
本_吉原_雀曰_二拱_建三_拱建_以都_俗數_櫓前_日可_證

館_舫者_本富_豪之_物且_其用_槩限_烟火_納涼_之蔭_屋
船_之用_特居_多于_花于_雪于_月于_虫浮_於墨_河掉_於
綾_瀨本_所羅_漢龜_戶天_神載_絲竹_以行_若佃_鳥若_木
場_或換_釣舟_之任_納涼_烟火_固其_職也_若夫_納涼_烟
花_之盛_船料_踊貴_不啻_三倍_茶船_任舟_於鳥_乎出_而

充遊船之役然猶非吾貧諸生所買及生們陸沈親
嘗西瓜皮矢石間不能橫槊賦詩也噫
館屋遊舟之華茶任漕船之豐人皆以知都下繁昌
或不知涿舟漢船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屎糞一日百
漕送之郊野宜哉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賦穀膏宜
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尿汁浴湯餘流所浸因
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屎溲為糞未知所謂茶
蓼朽黍稷茂腐草以糞田疇且至寒鄉僻地浴湯百
洗須垢浮臍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勞一滴一粒
民之血汗天下農之為生也所受田率不過五六反

邦俗謂三百步
曰一反

稻麥外且菽且菜代稼更穡寸盡地力自苦
不給貧人傭馬不但此而已土國城漕加以徭役噫
以此苦以此勞卒歲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
此衣妻孥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為噉此
苦孰肯忍宴樂取急肩輿猪舩安然上之無足而飛
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土人亦不無以弗知為貴之
理若使人々知之輻夫尻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
昌腐儒或不合此味談古非今說常苦變漢上老人
今尚往々有烏醫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輿也儒
走說書抑有何急予嘗聞有醫者陸未聞有儒者陸

業身者名為陸 又陸々尺皆誤 孔云不聞往教為之本非也 漢上 况更與以華

之六十杖于鄉未聞與于國 禮不下庶人先生何管 縱有緩急之異

六不謂不出一轍途夫子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錢 孟軻數乘 儼然每說

農邦之本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老圃 四脚不動 吁其謂

不如回是矣但農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託農可乎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舒々叱々與以啓行豈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竊恐先生子孫五百歲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郭門譏空輿轎夫苦之間債行人載以出入乃予所

往典舖小厮嘗誇諸予曰無足而飛錢之所能吾儕

每々無錢而乘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錢而置外府令君等主其管筭孰與予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佞者

三蹊樵夫有詩曰輶夫生計看可歎赤脚奔暑還踏

寒一醺先憑麴士力那厭磽确行路難家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輿中爛醉客醉客全忘

父兄責餉々睡熟夢方濃睡者不知擔者役役夫長

醒醉客夢為憐醉客擲金帛輶夫能守寒素即一禪

一笠以狂貉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癖不

辭兩雪，嘗苦辛，昇去昇來，手足龜前者，高呼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雙芒鞋三尺泥，自道甯肩八莫
悽君不見，百般塵緒人海，卷蹉跌，輻輳優，雷臍
嘗讀隨園轎夫詩，妙寫其樣，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寫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殺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雁是高，後雁是低。

曉鴉割愛，天將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轎夫不管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声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恨，
快行郎，心軟弱，夫脚健，森風早，已過數程，四肩却給
醫門，役万病，候春八脚忙，扁鵲纔試，輿中夢，侯門獲

車睡輒驚，一帙方書，兩口，劔青囊，紅蕉，併盈々，轎夫
思昨流落，妓纖手，細腰兒，得輕輕，重難辭，客難擇，載
鬼，真尸走，縱橫，儒人，雖輕却若重，不重不威，學不精
先生在，真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虛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如，扁鵲，榮一妾安，瞻慰，老境，万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割愛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姬何如
院妓好，吟哦，爭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竊
有愧，轎生，轎夫，不鮮，百般，欲胸界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樂知多少，半肩，野擔，代躬耕。

藥品會

西洋人同狀如孫而朝鮮蛇長四丈余廣三尺余漢上玳瑁竹班文飛州

魚尾竹武州蔓烏頭蠻產堪達爾汗金龜城州產色如黃金黃猫

朝鮮產大如人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時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

而目之指而弁之非這繁昌都內焉得非這太平世

為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

所致然且不與彼書画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藥

彼病而然欤何但此而已七十藥物如能辨其主治

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藥師同其樣也儒病

佛病無不兼焉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并氏

春水來數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藥師訛宜然矣

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苦矣子之文之孟浪

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

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

文區々曷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能如兄等

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焉耳前日一

友六言觸國觸人者盖六不少然予豈有意於觸

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

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焉有所觸有其所觸必有所病

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諱言幸得藥其瘕雖世有

病我言者我何病乎二友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田長木太平之澤草木繁滋呈奇狀拔
 異樣世有好從尚矣寬政年間世甚愛百兩金寸莖
 寸金不啻百兩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閱去
 年紀別人攜一異莖來莖大如著上頭半白初驚之
 十金未數日又轉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獻之於一大諸侯而得三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彙賦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若是乎可謂箇這太平之萬年青矣
 江戸繁昌記二篇終

江戸繁昌記

靜軒先生著

初篇

江戸繁昌記

全上

戴篇

江戸繁昌記

全上

參篇 近日出版

